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毛詩集解卷十九

宋 李樗黄櫄 撰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朕反食音似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呦呦音幽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示民不恌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傚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音洛嘉賓之心上同

李曰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有酒飲饌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之中以將厚意然後忠臣嘉賓莫不效忠以報上之恩德而得盡其心矣實幣帛於筐篚者鄭氏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按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曰致饗

以酬幣既有侑幣又有酬幣侑幣所以勸飽也酬幣所以送酒也此詩言羣臣嘉賓序則兼言羣臣嘉賓而詩中皆以嘉賓而言者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人君之於臣既有尊賢之義至其燕饗也則謂之賓所以敬下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堯之於舜而為賓主之禮則知古者之於人臣其燕之時皆有賓主之禮也左傳曰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

惠見成十二年 杜預云饗有體薦燕有折俎盖饗者但以其體薦之於俎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此之謂訓共儉燕之於時則折俎君臣之間相與醉飽此之謂示慈惠惟其示慈惠故略其君臣之禮盡其賔主之歡上下之情忻然無間則忠臣嘉賔安得不盡其心哉魚麗之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天保以上者自鹿鳴以至天保是也鹿鳴之詩文武所以待其下者如此則當時之臣報其上者

亦如此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作此詩以宴樂也燕禮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徹俎說屨而行無筭爵無筭樂則是文武以後以此詩為燕樂羣臣之歌也予嘗觀春秋之時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見襄四年夫鹿鳴之詩君所以悦使臣而穆叔拜之則知後世以鹿鳴而燕羣臣推此可見程氏謂自鹿鳴以下二十二詩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謂乎左傳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穆公亦云則知此詩周公之所作名公乃歌之也蓋周室衰微兄弟道缺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歌常棣之詩令此以燕羣臣宜歌鹿鳴之詩則小雅之諸詩皆如此詩也苹鄭氏以謂藾蕭毛氏以謂苹蓱據爾雅以謂萍蓱其大者為蘋是水中之草也鄭氏則據郭璞云今藾蕭也初生亦可食陸璣注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孔氏則從鄭氏之說

不以為水中之草謂鹿鳴無由至水而食故不從之王氏則從毛説謂苹為水草王氏之意以為鹿鳴而食野之苹以喻當時之君飲食此皆鑿説按草蟲經曰鹿欲食則鳴相名者不忘其羣也此言文王既有酒食以飲食之以燕羣臣亦如鹿鳴得苹而食則呼其朋類而食之也毛氏以為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歐陽破之以謂豈有禽獸而懇誠發於中哉瑟者包羲氏所作笙者十二簧隨之所作簧

者笙中之簧女媧氏所作言得嘉賓而燕樂之既鼓瑟矣又為之吹笙既吹笙矣又吹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其筐篚實幣帛於中而與之既待羣臣如此之切至則羣臣皆愛其上則宜以此而示周之列位者言既知吾之所以待下者如此彼宜以此而示周之列位也王氏謂周為忠信之周行道也言示之忠信之道王氏之意謂序云得盡其心故為此說然序所謂盡其心詩中未必有此意如葛覃之詩曰躬儉節

用則可以化天下以婦道亦猶此詩能待臣下如此則羣臣不得不盡其心也孔氏謂忠臣嘉賔得盡其心者序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也此言得之矣鄭氏謂示當作寘置也言當置於周之列位然此言人臣樂君之燕饗何為至此方寘於列位也蒿蔽也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蔽郭氏曰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蔽言我得此嘉賔其德音甚明視民則不恌視古示字也

但從示遏其德音甚明則可以使民其德不至於偷薄非獨可以視斯民不至於偷薄亦使君子之人取為法則而效之以見嘉賓之賢可知矣又有旨酒與嘉賓式燕以遊遨芩陸璣注云莖如釵股葉似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實牛馬亦喜食之湛久也非惟鼓瑟又且鼓琴非惟和樂又且至於湛久程氏曰三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惟其如此則人君之燕飲必能樂嘉賓之心然後為能盡其志蓋不能樂其

心則如繆公之亟餽鼎肉其待羣臣非不切至而子思以為犬馬畜伋則何以燕樂嘉賓之心哉惟樂其心然後能盡人君之禮然忠臣嘉賓豈將以口腹累於君哉必待人君飲食之豐幣帛之厚聲樂之歌然後能盡其心者盖以人君有好賢之誠則人臣皆知人君之能篤好於我孰肯不盡其心惟其有鹿鳴之燕以待其臣下如此然後忠臣嘉賓皆得以盡其心夫人君之好賢有加無已必於燕飲之間見之夫飲

食徵事爾君臣和協以致太平亦由此焉君臣乖爭以致禍者亦由此焉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見宣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見襄十四年其後鄭靈公卒不免其身衛

獻播遷而失國則人君所以待臣下者可不慎哉

黄曰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予嘗讀孟子至此章於我心有大不合者夫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君以禮遇我則事君之心不可以不盡君不以禮遇我則事君之心尤不可以不盡而必曰君以此待我而後我以此待君乎意者孟子之言亦有激云耳及讀詩鹿鳴而其序

亦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然則為之君者茍能待之以飲食實之以筐篚則為之臣者亦可以盡其心耶小星之夫人惠及嬪御而嬪御盡其心江沱之嫡不以媵備數而嬪御亦盡其心况忠臣之事君其義當如何予嘗三復此序始而疑終而悟以為序者之意在於得盡其心之一句君臣之間開心見誠相好之深相信之篤而後忠臣得以盡其所欲為茍君臣相與齟齬

而不相信上下相顧緦緦然而不能以自安而何暇及天下之利害是雖欲盡其心有不可得者文王之待其臣也好之之篤而待之之至禮愈盡而心不能以自足曰我有嘉賔我有旨酒親之之辭也曰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又曰鼓瑟鼓琴樂之之辭也然文王豈以區區之飲食幣帛聲樂為足以待賢哉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而子思不悅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則旨酒幣帛聲樂亦不足以待賢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則飲食幣帛所以將其恭敬之心耳故曰承筐是將而序曰以將其厚意文王之待賢既盡恭敬之意而又有以將之想其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相得而無間則為之臣者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故曰和樂且湛而序亦曰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為臣而為忠臣為賓

而為嘉賔則是賢也德與位稱名與實孚足以致君於當道化民以成俗故曰示我周行言能以道示其君也如示我顯德行之意也曰德音孔昭言其令聞之昭著也如秩秩德音之意也曰視民不恌言其視民之不薄也如薄己以厚民之意也曰君子是則是傚言其在位者之法式也如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之意也所謂忠臣嘉賔如此則文王安得不厚遇之耶吾觀舜禹之時君臣之相告語如家人父子之唯諾

開心平意之際相與終日而不見其隙令文王待羣

臣以嘉賓之禮而接之以燕飲之歡其亦舜禹之朝

乎其後成王之燕嘉賓見於南有嘉魚之詩亦周人

之家法也後之為君者傲然於上而為臣者奔走於

下藐然而不相及尊卑濶絶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

多而君臣之義薄此天下之事所以每每擾敗而無

所成就也文王經營内治而先燕羣臣嘉賓其亦自

培其根者歟王襃作聖主得賢臣頌曰明明在朝穆

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上下俱欲歡然交忻千載一合論説無疑則曷禁之不止曷令之不行此文王之所以内治而待羣臣嘉賔之意也或曰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謂之嘉賔不亦過乎蓋自上下之分言之則謂之羣臣自燕飲之義言之則謂之嘉賔堯之饗舜迭為賔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孟獻子百乘之家而有友五人焉繆公問子思曰古者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

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盖子思之意以謂若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則謂之嘉賔豈為過哉此子思之意也亦孟子之意也亦堯舜文王所以待其臣之意也

四牡勞力報反使所史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説音悅矣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懐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馬豈不懐歸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翩翩音篇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麤金反豈不懐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李曰四牡之詩其言使臣之奉使及其歸也乃作此詩以勞之夫人臣大功惟恐其不見知今四牡五章其所以勞之之辭皆言其勞苦之狀則是深知之矣毛氏乃以為率諸侯以朝聘之事毛氏之説則以謂

文王之遣使者是率諸侯以朝聘之事也然按此詩上則有紂下則有諸侯又有因民事以出者何所據而云朝聘哉使臣之出往使諸侯亦多故矣何必以為朝聘哉事既久遠又無明文不可從也騑騑行不止也周道毛氏以為岐周之道倭遲而歷遠惟其道之長遠故行之不止可謂勞矣當此之時使臣豈不思歸但以王事無不堅固方行役以從王事不可歸也惟其不可歸但思父母以悲傷爾所謂王事者公

事也不必指為天子之事此詩猶可說也北門之詩曰王事適我鵻羽之詩曰王事靡盬則當如之何一云靡盬無有幹之者又謙之曰盬字訓壞吾豈不思歸以其不敢壞王事之故駱馬毛氏以為白馬黑鬣曰駱廣雅以為白馬朱鬣曰駱陸農師以為今謂黃馬朱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駱則不拘於朱黑皆可以為駱也嘽嘽喘息貌程氏謂駱馬禁久陸農師以謂今之駱馬最耐勞苦矣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

則其勞可知矣言馬之勞則可以見使臣之勞矣詩人言馬以見臣下之勞卷耳之詩曰我馬瘏矣言馬之勞苦甚病足以見使臣之勞今以耐勞之馬而至於喘息則其勞甚矣啟毛氏以為啟跪其說本於爾雅要之大意為不暇居處之義受命而行不遑啟處也鵻爾雅曰鵻其鳺鴀舍人曰鵻一名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鵻今楚鳩也左氏曰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鵻其鳺鴀者其性孝故為司徒陳翥以為一宿之鳥

鄭氏以為夫不鳥之慤謹也此言鵻之翩翩然或飛或下集於苞栩之上亦猶使臣或行或止皆從王事詩人之意如此蘇氏乃以為孝子此則泥於祝鳩氏司徒之説也王氏亦以為況臣之一於事君此則泥於陳氏一宿之鳥也將毛鄭皆以為將養程氏則以為事其言雖殊其意則一也言王事無不堅固雖欲事養父母皆不暇矣杞柳也今人則以為箭非枸杞之杞駸駸疾行貌言駕此四牡至於疾行豈不懷歸

乎但不以家事辭王事也故作四牡詩以歌之以其不遑將母之情而告之諗告也毛氏以為念鄭氏以為告毛氏本於爾雅然左傳曰辛伯諗周公諗告也當以為告鄭氏以為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老来告於君非也夫以使臣之勞遂以養其父母之情而来告於君則是君不見知也使君見知於己豈必待来告然後知其勤勞哉程氏以為告於父母也父則主義母則主恩惟不知義故告於母非也夫君惟知

其勤勞故作詩以告之必曰將母而不曰將父者蓋將母連四章之文而言也此詩與東山之詩無以異東山之詩但言征夫暴露之難以為勞歸士之詩四牡之詩但言使臣道路之勞以為勞使臣之詩盖其歷勞苦之久得人君反覆言其勞苦之狀則是上之人見知於已安得而不恱哉北山之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非不憂其父母也則其勤勞無以異

於四牡然北山之所怨怨其君之不見知也君不見知則安得不怨哉故人臣之悦不繫於其勞不勞但繫人君知與不知爾

黄曰内不足者急於人知而自信不篤者急於人之我信人臣之於國要其無愧於天無愧於心無愧於天下来世則已矣君不吾知天不吾知乎當世不吾知後世不吾知乎則夫知與不知誠有所不足計輔相之功絶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方其天威

未震嘉禾未偃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自常人處之必有憤怒之意而周公赤舄几几綽然有餘裕公之心固曰有功於國者人臣當然之事也而奚必期人之我知耶然四牡之詩人以有功見知則悅者何其汲汲也葢周公之事必周公為之而後可以自言四牡之臣將命於外其心之所慮者惟恐夫君之不吾知而吾不能以自安也噫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不得乎君不可以為臣況人臣將命而出以適異

國可不見知於君哉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功也四牡之使臣以見知而悅非樂夫君之知其功也樂夫君之知其心也故四牡一詩皆序其道路憂勤之狀思念父母之情文王能盡人之情如此則臣安得而不自慰周公東山之歸勞士卒而序其情閔其勞亦文王所以勞使臣之意也東山歸士之所以悅即四牡使臣之所以悅也然四

牡之所謂有功而見知者又非東山歸士之比學者當以意求之則詩人之意為得之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李曰此詩言遣使臣也遂歌此詩以遣之送之以禮樂勉之以詢問下民之疾苦利病使君之德意交孚於下四方萬里之遠無不知人君所以撫恤斯民之意如此然後遠而有光華也所謂有光華者每章下句皆是也而其所謂送之以禮樂孔氏云即首章下

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虚訪落直為禮耳而兼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以禮敏達則能心樂平易故兼言之夫所謂送之以禮樂者考之詩文之中實無所當孔氏以為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此乃附會經文以求合詩序其實非也蓋所謂送之以禮樂歌皇華之詩以遣之即是送之以禮樂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音其）六

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駱六轡沃烏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李曰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煌煌然光明者乃是草木之華曰原曰隰無不光華亦猶人臣出使至於四方萬里之遠無遠無近無不光華也駪駪衆也征夫使臣之屬也言使臣其屬之多也至於每懷靡及毛氏以為懷私罔及鄭

氏以為懐私言使臣之屬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懐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皆不如歐陽之說其人以為每思惟恐不及王氏以謂每以無所及事為懐穮氏以謂每懐不及事之憂其說與歐陽同言使臣之屬皆以不及事為憂則使臣可知矣亦猶卷耳言我僕痡矣則言使臣亦可知也濡言潤澤亦猶所謂羔裘如濡也絲言其調忍也沃若潤澤也駰陰白雜毛曰駰均言調一也此詩言使臣所乘之馬唯是

駒矣所御之轡則如鮮澤其乗此馬援此轡驅馳則周爰咨諏毛鄭之說皆以忠信為周其說盖本左氏内外傳予甞觀左氏曰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國語亦曰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謀為詢其序不同其義則一皆以忠信之人往咨而問之毛鄭用其說歐陽破之以為咨謀咨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協韻爾毛鄭意謂大夫出使見忠信之賢人就而詢問今詩乃曰周爰

咨諏是出見忠信之賢人止一周字豈成文理此說是也夫左傳之中其所舉詩人之句多矣皆出於一時之斷章未必盡合詩人之意如必以所舉之詩而解詩則泥矣如皇矣之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則以心能制義為度德正應和為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敎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以為九德皇矣之詩左氏以

為九德亦如皇皇者華之詩左氏以為五善國語以為九德皆不可以解詩人之大意也周者但是周徧言使者之奉使周徧其所而諮問之不必以為忠信之人也周官撢人之職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則是使臣之職欲其周徧咨諏無所不及也葢使臣體上之德意告之於下欲下之人無不知上之德意又以下之利病告之於上使上之人無不知下之疾苦則亦欲

其無所不問明矣四牡之詩勞使臣之詩也皇華遣使臣之詩也夫去則遣之還則勞之惟先遣而後勞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前今也列之於四牡之後孔氏曰使臣之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夫遣之與勞一也安得以遣為重以勞為輕哉蘇黄門以為鹿鳴之三章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聲為先後歟蘇

氏之說則據儀禮以為說然以聲樂為先後則是一
意也孔氏嘗以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
今皆顛倒不次者以為簡篇脫誤或者次詩不以作
詩之先後孔氏之說亦一見也邠詩既是不以作詩
先後為序則皇皇者華之詩以輕重為先後安知此
詩非簡篇脫誤作詩不以先後之序乎盖三百篇之
多本有顛倒者如載馳之詩衛懿之詩乃在於文公
之後清人之詩鄭文公之詩乃在於突忽之前葛藟

之詩平王之詩乃在於桓王之後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乃在於四牡之後而邠風之破斧乃在於東山之前雖其顛倒如此亦非詩之本意也四牡之詩但言人君之勞使臣不可不知其勤勞皇皇者華但言使臣之出使不可不詢其疾苦詩之本意如斯而已如必泥先後之序非詩人之本意也　黄講同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韋鬼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

戚兄弟孔懐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吐丹反兄弟鬩許歴反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賓胤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荅南反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李曰此詩言燕兄弟之親宜加恩恵以時燕樂之以盡親親之義也閔管蔡之失道者當周公攝政之時

其兄管蔡不能同心以蕃王室故流言於國謂公將不利於孺子又挾武庚淮夷以為亂則是管蔡失道矣周公於是舉兵東向以平僭亂以兄弟之親則視如路人豈得已哉蓋以天下誅之不得不然也周公傷已兄弟不睦故作此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也觀此詩閔管蔡之失道是周公所作無疑矣嘗觀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元凱注云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周公作詩召公歌之也國語亦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則知此詩周公所作也魚麗之詩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天保以上常棣之詩在其中矣

若周公以閔管蔡失道而作此詩則不得以為文武以上治内之詩也若以常棣為治内之詩則不得為周公所作也二序之相矛盾不可以並立也故嘗謂詩序非一人所作蓋謂是也常棣爾雅曰常棣一名棣郭氏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陸璣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四月熟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此常棣與唐棣異

何彼襛矣之詩曰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移棣也此之謂常棣與采薇之詩曰維常之華則爾雅之所謂棣也二者異木也後世多以此常棣讀為棠棣則是以移讀為棣也承華曰鄂韡韡光明也不韡韡鄭氏謂不當作柎鄭氏好改字不得以為柎歐陽氏以為不韡韡者韡韡也詩人之辭多如此王氏則以為不韡韡甚言其韡韡然詩人言不韡韡不應以為韡韡楊龜山為國子祭

酒嘗論此詩以為周公閔管蔡之失道言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者蓋言常棣上承而下覆華則覆萼萼則
承華以喻兄弟之和睦當如此也今也管蔡失道不
能親睦和協如常棣之鄂至於不韡如旄丘之詩曰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蓋葛本蔓延也何為而不
蔓延常棣之華鄂本韡韡也何為而不韡韡則見管
蔡之失道也惟其管蔡之失道故告凡今之人不可
以不愛其兄弟也故下章言朋友不可恃兄弟不可

踈言不可踈其所親而反親其所踈也葢以兄弟之情至艱難而後見雖死喪之可畏者惟兄弟之親然後甚懐之故裒集于原隰之中惟兄弟之親則求之他人則不與也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此又託喻以明兄弟之心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惟其天屬之親故急難之際能盡其兄弟之恩以脊令觀之可以見矣脊令雝渠也郭氏曰雀屬也陸

璣曰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蓋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以喻兄弟能相求也脊令能相求今也則在原失其常處飛鳴不能自舍猶兄弟之於急難相須而不舍也當此急難之時則雖有良朋況也永嘆而已況長也言朋友之情且嗟嘆之而不能相救也鬩很也務侮也言兄弟或不相得鬩很于牆內外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不可不外禦也言

不可以小忿廢懿親也戎相也烝久也言有急難則雖朋友之久亦不相助以見兄弟之情過於朋友也急難之時兄弟相救如此及喪亂既平無事之日安且寧矣則以一朝之忿一毫之私若反眼不相識遂為兄弟之鬩乃以謂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然人豈可以安樂之時則棄其兄弟而於急難之中乃以望其相救詩人設此以為戒言不可以安寧之時而棄其兄弟而以為不如友生也惟於安寧之時不可不親

其兄弟則於安寧之時當儐陳其籩豆而相為醉飲
飫飽也使兄弟既具集會聚和樂且孺相親屬毛氏
以為九族非也則又與妻子好合歡合如鼓瑟琴之
相應然後可使兄弟翕合和樂而湛久兄弟既翕必
先妻子者顏之推嘗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
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
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
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盖其兄弟之

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必先於妻子好合然後可以使兄弟和睦也夫人不能合於妻子之好則不能敦兄弟之愛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合於兄弟也兄弟之乖爭小則忿鬬之相侵大則干戈之相尋敗國亡家皆由於此故必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然後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五

者非人之所難行但恐不能反而思之耳故必教之以深思遠圖必信其為然以見兄弟不可不親也究思也圖謀也司馬温公嘗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必相救者情也吳越之人不相識一旦遇風波之厄則同舟而濟勢也其情與勢不同其急緩相濟則一也舜之於象可謂怨矣而舜不以為怨況為人弟者不及於象乎宜其親愛之心不可少忘也然此詩言兄弟可親則是朋友之義可廢曰非也盖親疎之義

不得不如是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已之兄弟不能愛况於愛他人乎既不能愛人人誰愛已古人有言曰兄弟為左右手也如人相鬬截其左手而謂人曰我必勝此其可乎已之兄弟不能愛則其於朋友必不能相親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矣雖閉戶可也此蓋言親疎之義如此兄弟於急

難之際則必盡心力以救之每有良朋烝也無戎亦以見親踈之義也若必以此詩言不如兄弟遂以為朋友之義可廢則亦如咸丘蒙舉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遂以瞽瞍為舜之臣可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

矣求其友聲相去聲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所宜反酒有藇音滑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灑埽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有酒湑思叙反我無酒酤音户我坎坎鼓我蹲蹲七旬反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李曰既謂朋友又謂之故舊者亦如鹿鳴之詩既謂

之羣臣又謂之嘉賔也不必分别言之孔氏以故舊
惟施久遠遂以此詩卒章上句為燕故舊二章為燕
朋友分章析句其言不通一至於此學者不可不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盖上自天子
下及庶人之賤皆須朋友切磋琢磨之力以成德也
然庶人之於朋友又在上之人率之於上為上者既
能内親其親而至於和睦友其賢者而不棄其故舊
者則又不遺則民皆翕然致德歸於淳厚之域而無

天下俗薄朋友道絶之患也丁丁毛氏曰伐木聲也嚶嚶毛氏以為驚懼說文以為兩鳥鳴此兩説皆通釋訓曰丁丁嚶嚶謂切直也爾雅但見此詩為朋友之詩遂以丁丁嚶嚶為切直未必然也鄭氏遂引此說亦非也說詩者但見序言自天子至於庶人遂於詩中而求其庶人求友之義求之而未得之則遂據伐木以為庶人之求友王氏曰八簋天子之禮也伐木庶人之事也然未始不須友以成也蘇氏曰事之

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遷于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者哉此皆是以伐木之人為庶人之求友竊以為不然按序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蓋連下文而云謂天子既須友以成庶人亦須友以成蓋庶人之所為在天子率之爾庶人之求友當於卒章而求之不可引伐木為說既以伐木為庶人之事又以嚶嚶為鳥

之求友則其理不相貫當從歐陽説謂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倉卒之時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蓋此詩言當伐木之時鳥嚶嚶然而鳴出自幽陰之谷遷于喬高之木其所以嚶然而鳴者求友之聲也鄭氏於此則曰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勞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此說不然使文王未居位之時則當為世子安得為農而伐

木哉足以見鄭氏之說陋也相視也視彼鳥之嚶嚶而鳴尚能求友況於人也異於鳥獸遠矣可不求友乎人能求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天子求友以治天下而有和平之效庶人求友以治一身而有和平之效鄭氏謂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以平為齊功未之敢信伐木許許毛氏云許許柹貌言伐木而有柹貌許慎說文以許許為所所亦未之敢信聲詩以為許許且從詩人之言而用毛氏

之說釃酒漉酒也與毛氏云羡貌羜未成羊也速召也王氏曰以庶人之窶而伐木之友然猶釃酒有與以待之又況於既有肥羜以速諸父乎如王氏之意且以伐木之事為庶人之求友以肥羜為天子之求友上下既無分别不可如此說觀此詩言伐木丁丁伐木許許伐木于阪其說難明歐陽公曰是詩主以鳥鳴求友為喻爾至其下章則不及鳥鳴之意但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相

類盖失其本義矣當闕其所未詳以俟深於詩者歐
陽公尚且闕之況其下乎竊以為二句皆是承上章
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云伐木許許者省
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来
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
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閑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
諸父宴樂諸父同姓之朋友也此古人忠厚之情有
見於此故寧使名之而自不来無使言我不顧念也

我不顧念是我之罪也名而不來非我之罪也夫人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覩此之言是皆責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於粲灑埽粲鮮明貌於是粲灑埽其室庭陳飲食有八簋也圓曰簋天子八簋肥牡即肥羜也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諸侯謂同姓大夫亦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如齊姜姓非同姓故左氏以謂伯舅耊老呼齊為伯舅則魯與衛多稱叔父者以其同姓也咎過也此言既有肥羜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其意與上章同行者毛氏以為美蘇氏以為多當從蘇説籩豆有踐踐陳列也言釃酒之多肥羜之美欲使兄弟無相疎遠也餱食也民之所以失德而見謗訕者以乾餱之食而見過於人為天子者安可不設酒食而見恨於兄弟乎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此則言百姓之求友也湑茜之也左氏傳爾貢包茅不入寡人無以縮酒酤者毛氏曰一宿之酒也鄭氏曰買也然按説文曰酤一宿酒也又曰

沽也是毛鄭之說皆是按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沽酒即買也令且據論語爲信坎坎鼓聲宛丘之詩曰坎其擊鼓是也蹲蹲舞貌諸家之說皆以卒章爲天子之燕朋友如詩所謂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此乃庶人之事安得爲王者乎孔子尚沽酒市脯不食豈得爲王者燕朋友之禮乎然上章既言天子求友此章則言庶人化之而敦朋友之好焉有酒則酋之無酒則沽之又舞我鼓我以相燕樂且述其志而告之曰及

我閒暇日而飲此湑以為燕樂故曰迨我暇矣飲此

湑矣

論曰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

民不偷所謂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則於角弓之詩見

之矣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於此詩見之矣如陳勝之

既立也故人入見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

之諸故人皆引去由是無親勝者陳勝之興故人猶

且殺之況其踈者乎宜其衆之不附也光武幼與嚴

子陵游同學及其即位常引陵入内共偃臥陵以脚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以子陵之傲睨萬乘之尊如此光武不以為慼則其與陳勝之殺故人為如何哉觀東漢之風俗慼激尚義雖子陵有以激之然其敢於風俗朋友之義在光武不為無力由是觀之風俗之厚薄皆繫於人君之好惡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黃講同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觧卷十九

謹案卷十八第十頁後七行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刋本室家二字互譌據左傳男有室女有家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一名鼠婦刋本婦譌歸據草木蟲魚疏改

第十六頁後二行遣戍役之詩也刋本詩譌時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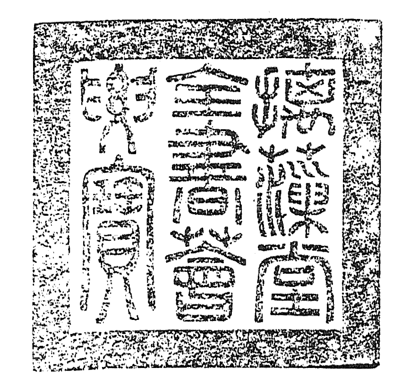
卷十九第四頁後八行隨之所作刋本隨譌隋今

改

第十頁後二行千載一合刋本合作會據漢書改

第十九頁前八行賞慶刑威曰君刋本賞慶作慶賞據左傳及注疏改

第三十三頁前七行寡人無以縮酒按左傳作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二字誤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貢生臣郭棣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黃集解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毛詩集解卷二十

宋　李樗黄櫄　撰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反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吉玄反為饎尺志反

是用孝享禴祠似辭反烝之丞反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李曰自鹿鳴至伐木言君所以下下也君能下下則政無不成矣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報施之理然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

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葢君之待臣也厚則臣之報君也亦厚君之待臣也薄則臣之報君也亦薄茍君不能下下則臣安能歸美以報其上哉孔氏曰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是非一人而已以此為荅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次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固荅上篇也此說是也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者保安也葢言天之保定我君其位甚固也單毛氏曰信也或曰厚

也鄭氏曰盡也蘇氏亦從鄭訓王氏曰單厚也厚下之至也鄭氏以為厚天下之民王氏以為厚下據此章方言人君之受福未及論民之福也厚但言其受福之厚也除毛氏曰開也程氏曰更新也王氏曰除舊賔新也此言天之保定我君其位甚固俾之單厚凡有所福無不與之又與之以福禄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以見其受福之多也鄭氏以為每物益多非也歐陽氏曰俾爾多益而衆也戩穀福禄也罄無不宜

罄盡也言天保定我君與之福禄無所不冝也既無所不冝又受天百禄而又降爾遐遠之福汲汲然受之而不足也猶曰惟日不足是也歐陽公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矣又曰無所不冝受天百禄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慇懃重複如此而猶曰惟日不足者大抵詩之六章文理重複以見人臣愛上之德深且至也夫以福禄日至而猶欲其無有止足非受君能若是乎王氏以為何福不除為人君之福

以莫不庶為人君之禄罄無不宜為人臣之福受天百禄為人臣之禄則是以一章為君二章為臣非也王氏之說本於鄭氏鄭氏曰天使女祈福禄之人謂羣臣也夫君受福禄之多而後及於人臣也然此詩是臣歸美於君當說人君不當以為人臣也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天之保定人君使國家無不興盛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山脊曰岡如山之高如阜之大如岡之彌高如陵之彌大又如川之浸長而莫

不增多也吉善也蠲潔也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毛氏曰事也鄭氏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當從鄭氏之說孔氏曰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為先可知欲省文以完句也如擊鼓之詩序言使公孫文仲將而詩特言從孫子仲蓋省文也此不言先而言于公者亦省文也君曰卜爾為王卜也鄭氏曰尸嘏主人傳神辭也不如程氏以為君使卜之設辭也此章君既

享福禄之盛用報其先祖善潔其酒食之饌以致孝享于公先王其所獻者有四時之祭往祭于先公先王既祭而君使卜之卜得有萬壽無疆之兆乃設為之辭也非實使之卜也王氏曰先禴後祠禴厚而祠薄先烝而後嘗烝厚而嘗薄此非也趙伯循云按周禮記四時之祭名云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公羊所記亦同而此詩乃曰禴祠烝嘗其文與周禮異協韻故爾其實祠禴嘗烝不以厚薄為先後之序也孔氏曰

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弔至也詒遺也言多福至矣
而百姓亦受其福也質毛氏以為成程氏以為實皆
不如王氏之說王氏曰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
福而已民無所施其智巧日用飲食而已以見民之
和平無有詐欺矣百姓毛氏以為百官族姓然百姓
自古有二有所謂百官族姓者有所謂庶民者書言
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
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當以為百官

族姓也言天下之民受其賜無有巧偽惟日用其飲食而又效上所為徧為爾德無不順也恒鄭氏以為月之上弦而就盛其字從逆不從行令則從行不從逆當從王氏作恒久說言如月之恒久如日之升如南山不虧而不壞如松柏之茂盛皆悠久之狀也以言人君之福興而未艾也無不爾或承者鄭氏曰青青相承無衰落也歐陽曰上六章之所陳者使我君皆承之也皆不如王程之說王氏曰松柏之茂盛無

不承其庇覆蓋人君受福普天之下無不受其賜也

論曰詩曰自求多福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蓋人君之受福不在於禱祝之間使人君無德則雖禱祝而其福亦不加益人君有德雖不禱祝而其福亦不加損惟其臣報上之心切所以必願其君受福之多也然君之所致此蓋由下下以成其政此所以自求多福也觀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

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宣王之於召虎寵任可謂專矣召虎思之無以報其德惟曰天子萬壽而已以是知人臣所以報君非此無以見其誠也

黃白自天保以上五詩皆文王燕羣臣勞使臣遣使臣燕兄弟朋友之樂章也天保一詩其臣下荅其君歌燕之樂章與故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竊嘗為之說曰人君惟不自

有其尊故能成其尊謙者益之地滿者損之藏使人君自恃其能而不復資臣之能則臣亦將自矜其能而不復遜其君之能矣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君不敢忽其臣臣能歸美以報上則臣不敢忘其君此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之理也故天保一詩皆羣臣愛其君而願之之辭愛之之心無時而窮則願之之辭亦無時而窮非故以是媚其君也誠以吾之所欲然期天理之必然而亦因以為當然也曰天

保定爾亦孔之固如親卜之於天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如親卜之於神曰何福不除罄無不宜欲其備天下之福也曰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欲其享無窮之福也曰以莫不庶以莫不興以莫不增以見其非止一身之福而子孫之福也終之曰無不爾或承以見天地鬼神山川草木昆蟲禽獸臣民百姓無不賴之而非止一人之福也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廣

譬曲喻言有盡而意無窮豈周人之媚其君哉予嘗三復是詩而見君子愛人之意曰俾爾單厚以信厚之德期於君也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則奉先思孝之意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則斂福錫民之意也是數者皆所以受福之資與詳其喻於形容之中而寓其意於勸戒之際此臣報君之志也學詩者試以是思之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音險)狁

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向反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大計反杜以勤歸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

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歸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弭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李曰遣戍役也言文王為西伯之時西有昆夷之患詩所謂薄伐西戎是也北有玁狁之難詩所謂玁狁之故是也既有戎狄之難遂以紂命命其將帥遣屯

戍之役以扞衛中國其遣也則歌采薇之詩其歸也則歌出車杕杜之詩出車之詩所以勞將帥杕杜之詩所以勞戍役於出車言勞還於杕杜言勤歸但變其文耳昆夷則言患玁狁則言難亦不必分別也此詩則遣將帥與戍役而序但以遣戍役為言者孔氏云將帥者與君同其憂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文王為恤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於將帥故此篇之作以遣戍役為主此說非

也夫將帥所以統戍役豈可輕哉文王豈有簡略將帥之意此詩序言遣戍役則遣將帥可知矣不必為是說也薇菜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生食作生也言始遣戍役之時薇已生矣當采薇之時遣之則何時而歸乎其得歸則歳已暮矣其所以舍其室家者以玁狁之故其所以不遑安處者亦以玁狁之故言吾之所以遣戍役者非吾之本心但以昆夷之患玁狁之難不可得而辭爾以民之勞苦

皆歸罪於玁狁則無有愁嘆之心矣柔始生而柔脆
鄭氏於薇亦作止則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孔氏
曰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為中輩三章
為後輩矣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
三月中旬遣以中章為三月上旬遣詩中無此文而
創為此說不可信也蘇氏則以為遣戍役而戒其期
曰薇可采而行而督之曰薇亦作矣可以行矣始言
薇作次言薇柔終言薇剛言時日已晚不可復留也

蓋以剛柔為士卒未行亦不可從王氏則謂戍役之久且又采薇食之而已王氏以為歲暮之時孔氏以為三月上旬其異同如此然不必指時以為說薇亦作止是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如此亦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亦言天時之變爾憂其歸期之晚而憂心烈烈者憂之狀也其所以憂心烈烈者則載飢載渴也孔氏曰汝所以憂心烈

烈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而有渴勞苦甚矣諸家皆從其說是以飢渴為真飢渴程氏則以為如飢渴其說固善然觀下文言行道之遲遲載飢載渴則又似真飢渴矣當從諸家之說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言我屯戍於此未得底定無人可以歸問家之安否蘇氏則謂聘于天子此詩所言大抵言家室之情亦如東山詩不得以為聘天子也陽者十月為陽鄭氏以為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王氏以為陽用

事此則非也王事靡盬言我之於王事無不堅固故我不遑安處也王氏曰啓則居之也處則方之也不遑居者以言從戍役之事而不遑居也不遑處者以言居戍役之地而不遑處也以居為從征役之事以處為居戍役之地亦妄生分别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者憂心甚病我去而未得歸也來與今我來思之來同爾毛氏以為華盛貌言爾然而盛者何物也乃常之華也以喻路車之盛者何人之車也乃君子之

車也王氏曰常之華上承下覆甚相親比猶之路車將帥乘之以庇其下師徒恃之以載其上上載下庇甚相親比鄭氏則謂棠棣華鄂相親其下盡力以事上言當如棠棣然也如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以喻兄弟之相親比則可以上承下覆為說此詩但言路車之盛不必上承下覆為說也業業壯也一云馬不止貌戎車既駕而四壯又壯吾敢安居必欲一月之間而有三捷所謂一月三捷者非是果有三捷但言士

卒之鋭皆有勝敵之心欲其如此也鄭氏乃謂侵也伐也戰也此說泥矣駕彼四牡騤騤然而強健此乃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鄭氏以為腓當作芘好攺字不可從也蘇氏乃謂腓辟也小人所恃以辟難以腓為辟難不知有何所據程氏則謂腓從動之義人之腓在股下足上身行則從動也蓋程氏觧易咸其腓亦以腓從動為義且從其說言此車乃君子所處小人則從而動也翼翼閑也象弭者爾雅曰弓無縁者謂

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以象骨為之故謂之象弭毛氏謂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魚服矢服也以魚皮為之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曰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亦可以為矢服也車馬之備器械之修豈不日相警戒但以玁狁甚急而不可緩也其我昔往戍役之時則楊柳依依然而生今我來歸則雨雪已霏霏而下則是歲晚而歸矣行道遲遲然而久又有飢渴之苦我心所以傷悲莫有知我哀者

豈真莫我知哉此詩言遣戍役而謂莫知我哀是深知之矣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以文王之德較之於紂其昏明不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徒得其一其勢又不同也然文王尚以紂之命遣將帥與戍役則是文王之心其尊王之至如此所謂有事君之小心但於遣將帥見之矣後世如齊桓晉文非無功也侵伐圍戰皆不本天子之命其功雖可嘉而其心可謂專矣此

文王之所以為不可及也呂吉甫嘗云其遣也則豫述其還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采薇出車杕杜之詩其遣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序其往反始終之情而憫之則一也葢其始以序其勞苦之事以遣之則是恤之也厚矣呉起之為將也卒有病疽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呉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死於敵呉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

死所矣是以哭之惟吳公所以待之也厚其卒必將以死報之今文王遣戍役其遣之時已知其勞苦則士卒之心當如之何是必思所以報其上也

黃不講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音背)憂心悄

悄七小反 僕夫況瘁音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於遥反 草蟲趯趯吐歴反 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勑中反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許貴反 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李曰采薇序言文王命將帥遣戍役將帥戍役合而

為一詩今勞還之詩則出車與杕杜分而為二詩者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

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

日此說盡之矣此章蓋言承文王命急於趨事而出

不敢緩也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

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

矣荀子之意則以出車為諸侯赴天子之召然按此詩

乃南仲出車非是諸侯之赴召也蓋古人觀詩不拘

詩之文故其言及此毛氏曰出車就馬于牧地王氏曰出車于牧就馬故也此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蘇氏曰其將北伐也出車于郊牧即郊也諸家皆以出車就馬于牧地蘇氏則以于彼牧者即是郊也此說為簡勁按爾雅曰郊外曰牧此章曰牧與下章言郊同義但其字異爾其所以出車于郊自天子之所命我而出征也惟天子命我而出征於是命僕夫載而行之其所以召僕夫違遽如此則以王

家之事多難不可不急也觀其命僕夫如此則當時將帥其心可知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此蓋言旂章之盛也龜蛇曰旐言設此旐矣又建其旄於干之首毛氏曰旄干旄也鳥隼為旟旆旆毛氏曰旒垂貌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旆也蘇氏曰君子勇於從事惟恐旟旐之不旆旆與僕夫之甚瘁不如其志也此皆非詩人之意也此蓋南仲出征之日下令軍中曰彼旟旐何不旆旆乎以見其車旗之

盛也如左傳昭十三年晉人治軍建而不斾壬申復斾之諸侯畏之則斾者將戰之象也憂心悄悄言南仲之心則憂而悄悄臨事而懼其僕夫之人亦為之憔悴況瘁甚瘁也以僕夫猶且憔悴則南仲之心可知矣王命南仲毛氏曰殷王也蘇氏曰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乃為文王不得為紂此說甚善此乃文王命南仲者以有天子之命城彼朔方此正序所謂以天子之命命將帥是也惟其天子之命如

此故稱南仲之賢赫然而顯盛從此征玁狁於是而除之襄除也王氏曰襄之言勝也以襄為勝無所經見牆有茨之詩曰不可襄也則襄是除也昔我往矣黍稷方華觀此詩言此二句又似南仲之出車當黍稷方華之時而往然此詩繼於采薇之後文王出師采薇之詩則以春初而往不應於黍稷方華而出師也故為可疑鄭氏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唐孔氏曰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

經略五月尚猶停息六月乃始出壘此說雖迂曲今當且用之今我來思來思來歸也思語辭也方其歸也雨雪載塗言其出戍之久也其所以出戍之久者則以多難之故無暇於啓居也非是無懷歸之心所以畏戒命耳古者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而救之左氏曰同惡相恤之謂也正此是也喓喓草蟲此章皆言其室家之辭喓喓草蟲與草蟲之詩其意一同但當從草蟲之說觀下文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皆是言婦人之情鄭氏曰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程氏曰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皆過論此蓋言婦人之情婦人謂草蟲鳴則阜螽躍已之於君子猶是也故未見君子則其心憂懼既見君子則其心降下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言其成功之如是也春日遲遲此又言其春歸時春色之暄和如此則其樂

可知也言當春色之舒緩草木之茂盛黄鳥之和鳴其在野之中則采蘩之人祁祁而衆多而汝乃於此時執訊獲醜而歸則其樂為何如哉訊問也囚之可問也醜衆也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夷平也又美南仲之成功如此夫詩之序可疑者非一如此篇言王命南仲如從毛氏之說以王為殷王則與序不相合其說為可疑若從蘇氏之說以王為文王然亦窒礙而不通夫文王未嘗生時稱王其所以稱王者後世追

稱爾不應文王之時作此詩也然采薇之序曰文王之時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則是文王之時作此詩豈文王之生時稱王乎此詩序為可疑者也大抵去古既遠無所考據如此詩既言旐又言旟又言旂者唐孔氏曰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然周禮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則是旂者諸侯之所建不應南仲非諸侯而建此然此猶可說也文王之時周禮未作旂未必諸

侯之所建旐未必郊野之所建皆不可得而知也至於王氏不知王與天子之說乃以為軍旅之事仰得天俯得人然後動此其所以或稱王或稱天子也則其言不通至班固作漢書匈奴傳又引此詩出車傍傍旂旐央央為宣王命將帥征伐北狄蓋詩之作去聖逾遠不可深信也

黃曰曰自天子所曰天子命我以見紂雖不道而文王事紂之心未嘗敢變征伐自天子出我不敢專所

謂有事君之小心者於此可見豈若齊晉之名為尊

周而實欲專權也哉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

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

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

采其杞音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

痯古緩反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

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李曰杕杜特生之杜也睆者實貌毛氏曰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是也盖言特生之杜猶且睆然結實而得其所征夫行役乃不得安其室家曾杕杜之不若也蘇氏曰君子行役則婦人獨任其家事如特生之杜而負有睆之實言弱而不能勝也此說不如毛氏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陽十月也此盖言特生之杜得

所如此征夫所以不如杕杜則以從於王事也無不堅固日夜不息至十月陽止可以歸矣而猶未至故其室家傷悲則曰征夫今已遑暇矣胡為而不歸哉有杕之杜至征夫歸止亦是上章意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此又言時物之變也惟其時物之變征夫可以歸矣何為而不歸哉鄭氏曰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其文與上不相貫此說亦未盡詩人之意王氏曰陟山之高而以采杞故也采杞

則以杞為可食故也此說迂曲甚矣蘇氏曰山之草木非一也而獨采其杞則山嘗有餘矣今王事靡盬非獨以病行者也又以憂其父母曽山木之不如也此說與王氏亦不甚相遠竊意以為此二句正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言采其蕨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他義也父母者孔氏曰謂其夫也其夫謂其父母者巳尊之又親之此蓋曲說此但君子久於行役以王事無不堅

固故其父母亦憂懷之安得以父母指為夫邪檀車以檀為車也大明之詩曰檀車煌煌正與此類幝幝敝貌痯痯罷貌此言君子久於行役以檀為車而至於敝以四牡而至於罷而征夫又近而不遠胡為而不歸哉此皆望其歸之之辭也君子不裝載不為來歸使我心孔病矣昔與我期今又不至使我多為憂也至於卜之筮之又會其卜筮之言皆曰近也則征夫將邇矣皆是望其歸之辭也觀此詩言王事靡盬

憂我父母何以異鴇羽之詩言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綠之詩言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然鴇羽采綠之詩乃以為剌而此詩乃以為美者何也蓋鴇羽采綠之詩下之人自訴其勞苦而上之人不知之此其所以可剌下之人勞苦而上之人知之此其所以可美至於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亦何異於道之云遠我行不來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亦何異於小明之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

皆其文不同而意則同學者之於詩當求其意不可泥於句此學詩之法也

黄曰鴇羽小明與此詩同意然彼以下之人自訴其勞苦而上不知之此其所以可刺此以下之人初不自言其勞苦而上自知之所以為可美也

魚麗(力馳反)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魚麗于罶鲂(音柳)鱨(音常)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鲂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李曰魚麗之詩美萬物之繁多也以魚麗觀之則萬物可知矣惟其萬物之盛多故可備禮也序詩者又推其萬物盛多之由盖由文武以天保以上之三詩以治中國采薇以下之三詩以治夷狄其初則憂勤

以致内外之治内外既治皆無事矣故終於逸樂故萬物滋多則可以歌詩而告於神明也采薇之詩以為文王既有異同而常棣之詩則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閔管蔡之失道正在成王之世而此序乃以為文王之詩以見詩序非出於一人之所作蓋無疑也罶曲梁也爾雅曰嫠婦之笱謂之罶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所作也麗歷也鱨說文曰黄楊鰲一名吹蓔陸元恪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

沙魴今之青邊也鱧今之玄鱧也鰋頟白魚也鯉今之赬尾也以寡婦之笱而獲鱨鯊魴鱧鰋鯉如此之多足以見物之盛多也陸農師曰鱨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又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又謂鱨鯊長魚魴鱧之魚則一方一圓鰋鯉之魚則一俯一仰又鱨鯊魴其性浮鱧鰋鯉其性沈陸農師之意以謂五色之備而小大長短浮沈之不同蓋以見其盛多也然陸元恪乃謂鱨魚之有力而觧飛

不知有何所據而云君子有酒旨且多於是君子為
酒醴以薦之其物如此之多也鄭氏以君子有酒旨
為絕句而下章皆如此君子有酒旨且多言酒美而
此魚又多君子有酒多且旨言酒多而此魚又美君
子有酒旨且有言酒美而此魚又有然按下文言物
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
其時矣皆是言萬物之多不必言酒與魚也此蓋言
君子為酒醴以宴樂之而其物旨且多多且旨旨且

有也物其多矣維其嘉矣以其物之多而又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以其物之旨而又齊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以其物之有而又得其時矣皆是言萬物之盛多也哉

論曰中庸曰惟聖人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蓋先王之治天下至於使人民繁庶戶口滋殖不足為治功之盛若鳥獸草木皆得其性然後可以見治功之最盛也所

以致此者亦有由焉語曰焚林而獸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魚之竭澤可以為一時之富不可以為常惟其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可以為不傷孟子曰數罟不入污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則知取之多者則其所得者少取之少者則其用為無窮此治亂之所以異也

黄曰盡已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文武之治始之於身推之於人而及之於

物自其内外之已治而至於萬物之盛多此孟子所謂魚鼈不可勝食也聖人之治至於鳥獸昆蟲無不咸遂而後為極至一物不得其所則於聖人之治有闕然者然則必曰魚之多者以微者言之也詩人之言萬物不得其性必曰魚在在藻言豐年之兆必曰衆維魚矣亦是此意至末一章言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則合萬物而言不必專指酒與魚也文武之治功至此而

成矣故曰可以告於神明矣此文武之小雅所以至此而盡歟

南陔古哀反　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李曰六篇皆以秦火之後而亡其辭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毛氏今於南陔則曰孝子相戒以養

於白華則曰孝子之絜白於華黍則曰時和歲豐宜黍稷於由庚則曰萬物得由其道於崇丘則曰萬物得極其高大於由儀則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皆是意度之耳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次取二字或一字以為題如螽斯樛木之類皆是即物而命或賦或喻故一篇之義全屬題中如竹竿君子陽陽大東四月之類一篇之義不全屬題中丰還之類一篇之義全不在是但説篇中一兩字爾此六章有題

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此說是也夫言詩正如言書其亡書序雖存亦不可以強通詩既亡其辭又無其文安可以強通乎毛氏以意度之其後束晳又以毛氏之意作補亡是益其惑也黄曰此三篇詩巳經秦火煨燼而亡其辭辭雖亡而義不可亡則三篇亦可想而見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則見其風俗之美而孝子皆相率以養其父母也白華孝子之絜白則見君子之愛其親而思全其身

惟恐有所玷汚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則見王者之治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中和之極致也即其義可以悟其意即其意可以知其辭然束晳之補亡詩則過矣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

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南有樛居虬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綏之翩翩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李曰唐孔氏以太平君子當成王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然以詩之文勢觀之其曰太平之君子蓋指成王無疑也孔氏以君子為賢者不以為成王非也此詩言太平之

君子至誠得賢者與之共天位食天祿則其尊賢樂善之心無有窮已故作是詩也南有嘉魚鄭氏曰南方有善魚鄭氏意以為善魚是魚之美者王氏亦曰嘉魚以言民之賢者有養人之嘉祉亦是以嘉魚為魚之善者按左太沖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先儒曰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嘉乃是魚名也故陸農師曰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則知嘉魚者乃是魚之一種也烝久也罩者爾雅云篧謂之罩

李巡云篧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罩罩非一罩也此
詩以魚喻賢者魚之為物游於水中可謂難致者也
而人乃能久而以罩得之此其所以得魚也賢者處
於山林巖阿之下亦可謂難致之矣而太平之君子
乃能至誠而樂與之而置之於朝以見君得賢也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君子有酒以與賢者宴樂
則其與賢可知矣汕汕說文曰魚游水貌然罩既是
取魚則汕亦是取魚也故毛氏云潦也潦或作橾鄭

氏曰撩者今之撩罟也爾雅云槮謂之汕陸農師云

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而所以求者上罩

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至誠之道也淮南子曰罩者抑

之罾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觀此則知詩人先

言罩後言汕者以見其求賢無方也衎亦樂也南有

樛木甘瓠纍之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

得以纍蔓之風之所言后妃逮下則言后妃無嫉妒

之心以喻樛木此言人君能以禮待人臣亦如樛木

下垂而甘瓠纍之則賢者亦將翕然而赴人君之求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綏安也鵻一宿之鳥言翩翩然者乃鵻鳥也鳥久而求集於此鄭氏喻賢者有專一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此說固非矣而蘇氏又以君臣父子為說亦為不通蓋此詩先以魚取喻以見其求賢之切次言樛木以見其禮下之篤末又言鵻以見其賢者之羣然如鵻之來集也思語辭也既宴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

黄曰東坡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太山此非智有所不及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唐太宗以大亂之後欲致太平則專任魏徵至貞觀之後則漸不克終德宗當播遷之中則姑存陸贄明皇當富庶之後而乃好近小人蓋天下無事之際則人君有自足之心自足之心萌則謂天下無事於賢者矣雖勉強與賢而非出於中心之所樂則不能久矣成王視天下不足為

樂而惟賢者為可樂非至誠能若是乎念皎皎之白駒而思今朝之永思渠渠之夏屋而歎無餘之食此皆不能樂與賢之譏也高宗思賢佐而傳說夢文王善養老而太公歸火不與燥期而就水不與濕期而流人若茍有好賢之心則賢者將自至故曰烝然來思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李曰臺者夫須也陸璣䟽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為簑笠萊者草也陸元恪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萊烝此詩言得賢以南山北山

為言者蓋言國之有賢者如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也詩言山有杞樹檖有六駮是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如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亦是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國而無賢則空其國矣山而無草木則空其山矣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虚左傳曰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見襄十五年

是時在宗朝非無人也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謂之無人可也觀此則知舜之有五臣武王之有十人其賢才止於如是謂之有人可也其後有幽厲之時垂紳搢笏朱紫滿朝謂之無人可也惟國之有賢如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故人君樂得賢者則可以為邦國之基本也非特可以為基本又且享萬壽之報也無期者言壽考無有定期也邦家之光言為邦家之光輝也無疆亦與無期同意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言能樂只君子可以為民之父母也蓋其所得者皆
賢人君子而其所施者亦不忍人之政則民得所親
矣德音不已言其令聞合於衆聽無有休巳也栲者
山樗也杻者檍也遐不眉壽鄭氏曰言其近眉壽也
不如程氏曰猶云不遐遠眉壽乎下章言遐不黃耇
亦是此意德音是茂言其令聞之茂盛也枸者枳枸
也陸氏曰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
寸令謂之木蜜楰者鼠梓也陸氏曰其樹葉木理如

楸山木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黄耉言其髮黄而面如耉也保安也艾養也已既享其萬壽其遺愛又及於後昆也此詩言衆多之木大抵以見得賢之多也王氏曰臺為賤者所衣萊為賤者所食桑可以衣楊可以為宫室器械之材栲可以為車之巾杻可以為弓弩之幹枸有美食楰有文理而又高大中宫室器械之材觀此數木雖是如此然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為説則拘矣嘗

觀君奭其言文王之臣自虢叔而下太公畢公皆不與焉孔子稱周有八士自號叔閎夭而下亦不與焉周之多士可知矣其多士如此而成王猶且求之如是蓋人君之求賢不可謂賢才衆多如是而不求也國之有賢才譬猶山澤之有珍寶求之不已珍寶隨至無不如意然觀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詩以見成王得人之多如此及觀卷阿之詩召公又戒成王求賢如此其切而召公又戒之以見人君求賢之心不

可一日忘也一日少（原本闕四字）之心生矣此召公所以戒成王也當是時非特成王之求賢而周公又能吐哺握髮以待士周公求賢也又如此君臣之間皆以求賢為急此周之所以為多士也

黄曰成王之時周公居左召公居右畢公榮公之列布在邦國賢已用矣而猶曰得賢既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治已極矣而猶曰立太平之基足見成王之心愈足而愈不自足也成王以為治者亂之幾安者

危之府恃其已治而不能保狃其已安而不知戒雖

可以為子孫之榮而非子孫無窮之福也成王之治

不為一時計故其求賢之心不能自已此詩所以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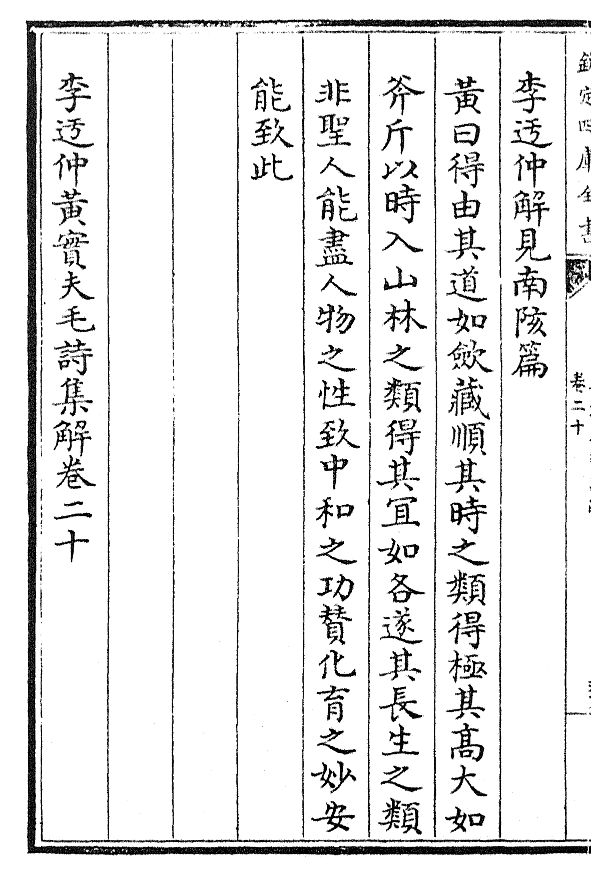
言保艾爾後而序以為立太平之基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李迂仲解見南陔篇

黄曰得由其道如斂藏順其時之類得極其高大如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得其宜如各遂其長生之類非聖人能盡人物之性致中和之功賛化育之妙安能致此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二十